

香 港 散 文 典 藏

顧問

劉紹銘 陳萬雄

主編

黃子平

萬古雲霄

陳之藩 集

陳之藩

童元方 · 編選

中華書局

萬古雲霄

陳之藩集

陳之藩

童元方・編選

中華書局

□ 裝幀設計：洪清淇
□ 責任編輯：舒非

〔香港散文典藏〕

顧問：劉紹銘 陳萬雄

主編：黃子平

萬古雲霄·陳之藩集

□

著者

陳之藩

□

編選

童元方

□

出版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

電話：(852) 2137 2338 傳真：(852) 2713 8202

電子郵件：info@chungwabook.com.hk

網址：http://www.chunghwabook.com.hk

□

發行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

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 傳真：(852) 2407 3062

電子郵件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□

印刷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

□

版次

2012 年 5 月初版

© 2012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□

規格

大 32 開 (210 mm × 153 mm)

□

ISBN：978-988-8148-94-3

《香港散文典藏》出版說明

百年之前，孫中山先生領導同盟會揭竿而起，推翻帝制，建立共和。1912年元旦，中華書局在上海呱呱墜地。一百年，在歷史長河中，不過是彈指之間，但在這一百年裏，在香港、中國，以至全世界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

百年之前，中國才剛剛掙脫了帝制的鎖鍊，蹣跚起步，試圖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。

百年之前，中國現代出版業，尚處萌芽階段，無論經驗、設備與水平，皆與西方國家相去甚遠，但一群有志之士，艱苦經營，孜孜矻矻，希望以文化救國，以知識與知性，喚起老大衰弱的祖國，喚起沉睡未醒的民族。中華書局，在這百年之中，筆路藍縷，探索前行，幾經戰火洗禮，數歷政權更迭，始終屹立不倒，成為全國有數的百年企業，也成為推廣中華文化與教育的著名品牌。《香港散文典

藏》，正是為了紀念中華書局成立一百周年而推出的重點叢書。

散文，並非動輒百萬言的煌煌巨著，亦非歌頌時代風雷的史詩，而是個人對所見所聞的描繪，對身邊事物人情的感悟，相比起高屋建瓴的作品，散文也許只能算是文學中的小品。雖屬小品，散文卻自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。寫散文，作者通常不會有文以載道，主題先行的心態，多屬抒懷遣興，觸景生情之作。唯其如此，在散文中往往更可見到作者的真性情真胸臆，通過他們的眼睛看到一個與我們自身經驗迥異的天地。

英國詩人布萊克（William Blake）有言：「從一顆沙粒看一個世界。」同樣地，從名家的散文之中，我們可以窺見他們對身處時代的觀察，可以感受到他們對生活和事物的體驗，通過他們的文字認識到作者身處的世界。

我們所選的這些作家，出身背景性格喜好各有差異，但共通的是他們都有着看通世情的睿智目光，有着對歷史和人情的深刻瞭解，有着對身邊大小事物的奇妙觸覺，有着一枝把所見所聞所感表達得引人入勝的生花妙筆。通過他們的文章，我們可以進入到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，和他們一起分享生活的經驗與感觸，深入瞭解他們和我們都生活於此的這個時代。

百年之間，物換星移。國家有盛衰，政權有更替，人物有升沉。風起雲湧，多少英雄，如今安在，但出色的文章，卻能跨越時空，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去，一次又一次地感動讀者。

我們期望藉這套《香港散文典藏》，能夠或多或少地把這些美好文字承傳下去，讓後來者可以和我們一道，分享這個變幻無窮、亦悲亦喜的時代。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編輯部

白帝城最高樓

杜甫

城尖徑昃旌旆愁，獨立縹緲之飛樓。

峽坼雲霾龍虎臥，江清日抱鼉鼉遊。

扶桑西枝對斷石，弱水東影隨長流。

杖藜歎世者誰子，泣血迸空回白頭。

陳之藩散文的語言

童元方

陳之藩曾說科學與詩很相近，科學界的研究科學，與詩人踏雪尋梅的覓句差不太多。研究科學即是全世界的人共同唱和一首詩，最好的出來了，大家就另找一個題目。在陳之藩的腦海裏，科學與詩，並沒有什麼分別，均在覓句。用陳氏自己的話說：「科學原來像詩句一樣，字早已有之，而觀念是詩人的匠心所促成的。」這裏面只是對真的好奇與對美的欣賞。

陳之藩的散文，尤其是後期出版的四本：《一星如月》、《時空之海》、《散步》、《思與花開》亦當作如是觀。我們從他的文章裏知道他愛詩，卻遺憾自己不會作詩。他表達自己的工具有二，一是數學，一是散文。他所寫超過一百篇的科學論文，我絕大多數不可能理解，但時常看見他對着方程式寫成的文章讚歎：「這結果真是太美了。」我頓有所悟。不論他是寫科學論文，還是一般的散文，其實都是在作詩。人皆以為陳氏以科學家的身份寫散文是一令人驚訝的

事，好像科學與人文互不相干。實則他是以兩種工具在覓句。

一

科學論文屬專業範疇，本可以不論，但陳先生有一篇論文居然是從一封私信的內容激發出來的。

現世所存米列娃給愛因斯坦最早的一封信，是一八九七年她在海德堡大學當旁聽生時寄到蘇黎世的。米列娃在信中告訴愛因斯坦奈卡谷的景色迷人，但那幾天總是裹在濃霧中。她什麼都看不見，除了霧，還是霧。對這鋪天蓋地的霧，米列娃的形容是：「荒涼到無限；灰暗到無窮」。但從只有霧的世界聯想到「無限無窮」的觀念，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米列娃所併發出來的逼人聰慧。她說：

我認為人之無能瞭解無限無窮這一觀念，不能歸咎於人類頭顱結構之過於簡單。人是一定可以瞭解無限的，如果在他年輕正發展感知能力的時候，容許他冒險進入宇宙，而不是把他禁錮在地球上，甚至局限於窮鄉僻壤的四壁之中。如果一個人可以想像無窮的快樂究竟是多大快樂，他就會瞭解無限的空間究竟是多大空間——我想空間比快樂應該容易理解得多。

這段話激盪出陳先生二〇〇二年在美國麻州劍橋所發表的一篇科

學論文：“Poetic and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of Infinity: A Wavelet Approach to the Impulse Function”大概可以譯成：「詩與科學在『無窮大』上的表現方式：以小波方法看脈衝函數」。

這是由米列娃信中的哲學思考與文學描述，所帶出來的一篇科學論文；而一般散文的語言更是反映了陳先生同時使用兩種工具作詩的特色。而在覓句的過程中，這兩種語言可以互相補足。

二

先從〈時空之海——布萊克的一幅畫〉說起。這篇文章本身也是一封信，陳氏從布萊克的畫說到他的詩，再從他的詩中摘出四句，並自譯如下：

一粒砂裏有一個世界，
一朵花裏有一個天堂，
把無窮無盡握於手掌，
永恆寧非是剎那時光。

這幾句詩是戴森（Freeman Dyson）最愛引的。他之所以愛引，陳先生以為並非因為詩美，而是因為戴森瞭解愛因斯坦的語言。〈廣義相對論〉只有一個式子，陳在這篇散文裏特別列出來：

$$P_{\mu\nu} - \frac{1}{2} g_{\mu\nu} R = -8\pi G T_{\mu\nu}$$

他接着說，若不用數學，而用詩句來說明愛因斯坦的時空觀，沒有比布萊克這幾句更神似的了。牛頓的時空觀以為時間是無盡的長流，空間是無限的延展。而愛氏的則是：「過去、現在及未來並無區別，只是幻象而已。」〈時空之海〉最後以陸游的兩句詩作結：

三十萬年如電掣

斷魂幽夢事茫茫

八百多年前的中國詩是不是暗合了愛因斯坦宇宙的秘密？

陳之藩也可以引惠勒（John Wheeler）的兩句話來說明廣義相對論，而這兩句話即使沒有詩的形式，卻有詩的內容：

空間作用於物質，告訴它如何運動；

物質作用於空間，告訴它如何彎曲。

陳先生曾告訴我，愛因斯坦形容他自己建立的方程式，左邊堅實如鑽石，右邊軟弱如蘆葦。由此他想到已隨風而逝的故友巴弧天。巴弧天說，「『魚戲藻』該對什麼好呢？應該對『鼈爬沙』。因為『魚戲藻』這麼美而巧的句子只能對像『鼈爬沙』那樣又笨又拙的。」

陳先生對我說，「『魚戲藻』就是廣義相對論等號左邊的鑽石，而『鼈爬沙』就是右邊的蘆葦了。」

廣義相對論從數學式子到布萊克的詩，再到惠勒的佳句；從愛因斯坦對自己方程式的形容再到巴氏戲言，陳先生逍遙而遊，從不同的方向與角度在覓句，已不是他年輕時所說最好的出來了，其他的人就罷唱，而是不斷會有新的佳句出現，他也就繼續享受覓句的過程。

三

《散步》這本散文集裏有一輯很特別，收的文章主要是有關科學的題目。除了說「黃金分割」的四篇外，一篇談資料壓縮，是為成大電機系戴顯權教授的書所作的序；一篇說費曼（Richard Feynman） $1/243 = 0.004,115,226,337,448$ 的怪數。

論「黃金分割」的那幾篇，說明由十進位來表示的 0.382 與 0.618 兩個數字，若以二進位來表示，會得到「對稱」的圖形。換言之，黃金分割以二進位來表示時，呈現出對稱之美，兩數之間是鏡面對稱，而一數發展開來是平移對稱。這幾篇文章發表的時候，曾引起極為熱烈的討論，而對一些質疑，陳先生又很幽默地引出列子「取金之時，不見人，徒見金」的故事來自嘲。對陳先生而言，任一問題在他思考、探索的過程中，不論是古是今，是中是外，是科學，

是人文，他都能予取予求，自由運用。譬如講費曼那個怪數的文章卻是從何其芳的詩句開始的：

上帝既然創造了夜令人安息，
就不該再創造令人無眠的月光。

把失眠的原因從費解的數字轉為天宇的月光，給乾枯的話題立時點染出詩意。其實何其芳的原句是這樣的：

神啊，你創造黑夜是為了睡眠，
為什麼又創造這月亮，這群星，
這飄浮在唇邊的酒樣的空氣？

陳先生少年時欣賞其詩中意象，不知不覺記住了，但卻在無意間替人改了文字，只是這改動竟比原詩更精煉、更簡潔。

說明資料壓縮的必要，陳先生可以從今日信息的頻繁傳遞與大量堆存回溯到《史記》的寫作方式。書寫的過程是信息的傳遞，而儲存則在於「藏之名山」的竹簡。資料壓縮的方法是以精純的文字來節省竹簡的空間，而後人閱讀的工具則是古文的認識與理解，所以讀史可以視為編碼解碼的程序，而竹簡如晶片，所寫的字則是位元了。這樣貫通古今的思考方式，可以從電腦的科技發展追究到上古

史的寫作，因而悟出竹簡到晶片是工具在變，而傳遞與儲存的思想其實並沒有改變太多。陳先生散文的語言縱浪大化之中，並沒有什麼科學與人文的區別。

四

又有一次，陳之藩帶着電腦數據與圖表，特地從台南到香港來看楊振寧，為的是討論與狄拉克（Paul Dirac）的單衝函數有關的一個問題。他想到單衝函數之為工具，帶我們走向相對的量子世界，而電腦的出現，坐實了狄拉克發明的各種符號。陳先生想知道在電腦世界中，單衝函數是否還有增益的可能？

那一天是一九九九年的十二月八日。陳先生為當天與楊振寧的見面寫了一篇日記，發表時的題目就叫做〈日記一則〉。整個討論似乎應專注於單衝函數的，陳氏卻以楊先生的一句話帶過了：「單衝函數在量子力學上應用的並不多」；轉而以自己的青少年時期來反襯楊先生的，背景則是對日抗戰大時代的漫天烽火。這一篇散文帶着自傳的性質，也是第一次我看見他形容楊為「天上的彩虹，漂漂亮亮的」；而自己為「地上的溪水，曲曲折折的」。陳氏這比喻非指成就的高低，而是指彩虹環境的單純與溪水遭遇的複雜。這複雜二字是他對自己人生的感慨，蘊藏着千般未曾言說的坎坷與辛苦，但也僅止於此二字了。這篇文章是這樣結束的：

掛上電話，並未拉上窗簾，外面是萬點晶瑩；不是繁星在天，就是燈火在地。時與空已化為混沌，夢與醒漸分不開。狄拉克的圖線又襲來腦際。睡了。

從香港沙田旅館小屋這一定位，視野拉開了、拉遠了，至於無窮無盡，讓人忘卻自身。然而單衝函數的圖與線卻在萬點晶瑩中出現，撞擊小屋中人的腦袋，而他卻睡了，再也不想那個科學問題了。從開頭的單衝函數，畫了一個圓，到結尾的單衝函數，中間是兩人的一生。起伏跌宕之處，有如神來之筆。

五

陳之藩早期的散文，比如《旅美小簡》，語言華麗多姿，而情感澎湃，沛然莫之能禦。問題思考的層次分明，表達的手法漂亮，展露出陳氏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，機鋒處處。但後期的作品，尤其是《思與花開》中的文章，一如滿天的華采隱隱收攏在浩渺的烟波之中，清光凝定的氣派，令人想起「餘霞散成綺，澄江靜如練」。

有一篇文章，題目叫〈背誦與認識〉，如此不具特色的標題，很難想像會是什麼樣的內容。但絕對想像不到的是，陳先生從杜牧的一首詩說到「相」(Phase)的物理意義，竟是一個認知上的大問題。這首詩是大家從小即朗朗上口的：

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；
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

如此眾所周知的一首詩，又有人不明白季節既曰清明，又怎麼會雨紛紛呢？多年後有香港中文大學電子系的學生聽了楊振寧的講演，說楊所講的「相」他會算，但是不懂，求教於老師。陳則想出來用這首詩去解釋「相」：

本該天氣清而明的，卻雨紛紛了；也就是下一個節氣的「穀雨」超前到了。在中國的醫學或科學上，不論超前（Phase lead）或落後（Phase lag）都是時令不正，會有災變發生。該冷時不冷，該熱時不熱，生物不能適應，植物可能枯死，動物可能鬧起瘟疫來。而我們控制學上常以改換「相」為利器來糾正系統以利正常運行。……

所謂「認識」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對一首詩作多層次的解釋，已令人覺得不可思議；為詮釋物理的「相」，而聯想到用詩來解，其覓句方式的神奇，更是天外飛來。

又如〈奇蹟年的聯想〉，陳先生以一九〇五愛因斯坦的奇蹟年來對比一六六六牛頓的奇蹟年。一九〇五年的奇蹟是愛因斯坦開天闢地的三篇大作：布朗運動，狹義相對論與光的量子假說。而一六六六年

的奇蹟則是微積分的發明與萬有引力思想的形成。從二人奇蹟般的成就，陳先生說到二人的謙遜，牛頓說自己站在巨人肩上，而愛因斯坦更是絕不居功。陳先生總括二人的貢獻，竟想起荀子〈勸學篇〉上的句子：

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；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。

上句指牛頓，而下句指愛因斯坦。陳先生的思考方式跨越時空，自在飛翔。不論今古，不計東西，為他散文的園圃開出奇葩與異卉。

六

陳先生自己絕對不寫傳記。他以為傳主作傳，選擇事件本身已放大或縮小了事件在人生中的比重，尤其自傳是為自己作辯護的，觀點既有所偏，何來真相？但他卻非常喜歡看傳記，尤其是西方人的傳記。也許因為中國人有一「諛墓」的文化，而西人有一「懺悔錄」的傳統，許多自傳、傳記、回憶錄乃多少還原了一些文字背後的事實。所以他特別喜歡看西人的傳記。

也許因為愛讀傳記，陳之藩的散文中有一類是關乎科學家的。比如他寫科學家的成就，也寫他們的苦悶；寫他們的貢獻，也寫科學發